

Cross-border Mobility and Identity of Burmese Labor Forces in Mengyang Town, Yunnan Border

Liqiong Tai and Jiangli Li

Baosh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Yunnan Baoshan 678000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cross-border migrant labor force on the border between China and Myanmar is very common, especially at Ruili Port, which borders Myanmar. Beginning with Ruili, the number of inflows of Myanmar nationality has been gradually decreasing and distributed to the surrounding areas or the mainland of China. In this context, Myanmar's agricultural mobility has gradually flowed to Mengyang Town, which is centralized and typical imagination. A large number of Burmese labor force has made up for the lack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n Mengyang Town.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various policy constraints, they have to be aware of their identity.

Keywords: Mengyang town; Burmese labor force; Cross-border mobility; Identity

云南边境勐养镇缅籍劳动力的跨境流动及身份认同

太丽琼¹, 李江丽²

(保山学院人文学院 云南保山 678000)

摘要: 中缅边境跨境流动劳动力的现象十分普遍, 特别是在缅甸接壤的瑞丽口岸。从瑞丽开始, 缅甸籍劳动力流入数量呈逐渐递减方式向周边或中国内地分布。在这种背景下, 缅甸籍农业劳动力也逐渐流向勐养这个小镇, 呈集中和典型想象。大量缅甸籍劳动力的进入弥补了勐养镇农业劳动力的缺失, 同时由于各方面政策的限制, 使他们不得不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认同。

关键词: 勐养镇; 缅籍劳动力; 跨境流动; 身份认同

勐养镇属于云南省德宏州梁河县下属的一个乡镇。德宏州位于云南省西部, 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 503.8 公里, 有 24 个乡镇、600 多个村寨与缅甸村寨毗邻, 主要与缅甸掸邦、克钦邦的勐古、九古、木姐、南坎、雷基、迈扎央、拉咱相毗邻。中缅边境村寨相邻, 山水相连, 沟壑相通, 有畹町、瑞丽 2 个国家级口岸, 潞西芒海、陇川章风、盈江 3 个省级口岸, 28 个渡口, 64 条民间通道。中缅边境跨境而居的各民族语言相通、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相同。各民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久远。

一、跨境劳动力在勐养镇的历史与现状

从上世纪建国初期 50 年代起, 传统上当地跨境流动的人口主要是通过通婚、互市、探亲访友、宗教节日聚会等形式自由出入境, 边民双向交往、双向流动的形式进行。如据国内学者调查, 在德宏瑞丽市的一个边境村寨小等喊村, 长期以来娶缅甸媳妇、嫁去缅甸、到中国上门、去缅甸上门的情况都一直存在。这种情况不仅在瑞丽小等喊村存在着, 在中缅边境都有这种情况出现。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末, 受中国境内 “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 等持续政治运动的影

¹ 太丽琼 (1978—), 女, 汉族, 云南保山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云南地方史、移民史、民族史等研究、

² 李江丽 (1978—), 女, 汉族, 云南保山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传统文化、艺术设计等研究。

响。同时由于传统的宗教信仰受限等因素，出现中国境内边境地区村寨大批群众外流的现象。如德宏州许多景颇族群众就是因为“目瑙纵歌”仪式被禁而选择举家迁往邻近的缅甸，导致了云南边境地区的景颇族人口迅速从 10.19 万减少到 5.78 万人。这一趋势主要集中在 50 年代末。当时政府对村民外流的趋势采取严加管控的措施，除原有巡逻边境的军队外，还征派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在边境一线巡逻，劝反准备外流的人口。为了躲避巡查的军人和政府工作人员，当地人一般选择在夜间通过边境线。这一时期的人口跨境流动带有特定的政治背景，外迁的人口固然有中青年劳动力，但也有大量的青少年、儿童，甚至老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边境地区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中方边境一侧欣欣向荣，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而缅甸国家一侧则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甚至边境武装冲突不断，民众生存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这种巨大的反差对于缅甸国家人员构成了强烈的吸引力。于是，缅籍人员利用毗邻边境地区的便利条件，采取投亲靠友、非法通婚、经商打工等方式流入中国境内。起初这些人员由于历史原因主要聚居在云南边境地区，但是，近几十年以来，在德宏州，这些人员已逐渐向国内其它地区逐步蔓延。以缅籍劳动力为例，他们大部分先到德宏边境的瑞丽，之后通过各种途径、熟人，向芒市移动，继而向德宏下属的各县镇蔓延，分布在瑞丽、陇川、盈江、梁河，分布人数是依次递减。继而向保山、大理、昆明等中等或大城市以经商打工等方式继续推进。

勐养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成规模的劳动力跨境流动。勐养山川秀丽，四面环山，中部是较为平坦的坝子，坝子呈东北西南走向。是一个“四山抱一坝，中间一条江”山坝乡镇。勐养坝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特别适宜热区经济作物的生长，是德宏州梁河县境内热区条件最好，光、热、肥协调度最高的坝区。20 年代 80 年代以后，勐养镇政府开始大幅推广甘蔗种植，甘蔗成为了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到了农忙弄熟季节，因为劳动工具的落后与不够完备，7、8 吨的一车甘蔗要 10 个人左右早出晚归一整天才能弄出来，这对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同时蔗糖业的发展，加速了勐养镇经济水平的发展，甘蔗种植又已经形成了全镇的支柱产业，甘蔗收割急需大量的农业劳动力。

随着中国内地东南沿海地区经济飞速发展，勐养镇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到深圳、江浙等发达地区打工，使得当地的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导致劳动力市场失衡，甚至出现了由于本地劳动力缺乏，田地无人耕种的情况。同时，在镇上的许多餐馆、商店出现劳动力空缺的现象。这些都给境外缅籍劳动力的进入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另一方面在勐养镇雇佣中国本地劳动力，农业劳动力日平均工资要 100-200 元左右，餐厅、商店月平均工资也要 2000-3000 不等。但是雇佣缅甸小工，农业劳动力日平均工资就是 40-60 元左右。餐厅、商店月平均工资 1500 元左右，甚至更低至 1000 元左右。所以工资低廉是他们雇佣缅甸小工的主要原因。

2000 年以后，经济水平的发展、中缅民族通婚现象更加普遍，使得缅籍劳动力向这个边陲小镇流入，一开始是一些早期嫁到小镇的妇女的兄弟姐妹，到后来开始有专门的中间人将他们介绍过来，劳动方式也逐渐转变，由一开始的餐馆洗碗擦桌转变为洗车和一些农作物的割采，还有砖瓦、泥沙等重活、累活的承担。

二、勐养镇跨境劳动力的流动方式

目前，从缅甸到勐养镇打工的年轻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通过边境，一种是通过正规途径官方渠道进入，另一种是非官方的渠道，即当地人俗称的走小路。

通过官方的渠道,从正规通道报备入境。如果要合法地在中国长期滞留,一是需要办理“缅甸身份证”,就是在缅甸办理专门的身份证明,俗称“马棒丁”(缅甸身份证);二是办理缅甸边境通行证;进入中国后,要到务工地点进行尿检,并登记造册。三是健康证,缅甸小工必须持有健康证,方能在中国务工,一般时限是3-6个月,如果超过,需补办延期。据勐养镇派出所民警金云学口述:2016年进入勐养镇务工登记造册的缅甸人有260-270人。2017年有167人,务工人数与当地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大部分过来帮砍甘蔗,是因为勐养镇有个甘蔗糖厂。2016年糖厂经济效益好,所以种甘蔗的人也很多,缅甸人进来打工的就多。2017年糖厂经济效益低,所以种甘蔗的人少,缅甸人进入勐养镇务工的人就少。缅甸劳动力多以个人或小群体的形式越境,到勐养镇主要从事农业体力劳动。此外,还有少量从事餐饮、建筑、加工等工作。

另一种方式是非官方途径进入。对于来中国打工的缅甸小工来说,办理、“马棒丁”、登记造册、体检等各类证件是一件太麻烦的事情。加之来打工的许多是未成年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没有办法办理合法的身份证明。种种因素相加,使得来勐养镇打工的缅甸小工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办理各类证件。而是通过非法渠道进入中国打工。走非法渠道即是通过口岸、边防检查站之外的通道,不采用报备的方式进入中国境内。据勐养镇一小餐馆的老板讲:缅甸人到中国来,可以从瑞丽、畹町两个地方,抄小路即可过来,在畹町,有一条小路,中缅两国只隔着一条小溪,水深只及膝盖,随便就过去了,这位小餐馆老板娘有亲戚在缅甸,所以亲自去过。

三、勐养镇缅籍跨境劳动力的身份认同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认同是个人对自身与种族和民族相关联的特征和角色的自我认定。“文化身份”向世界表明“我们是谁”,并通过个体归属为某个社会群体成员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体现出来。

勐养镇的缅籍劳动力因经济利益而来,日常生活中考虑更多、感受更深的也是经济方面的需求。虽然从事的本地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但由于缅甸境内政治环境不稳,经济收入也较低,因此这些打工者并没有对他们的工资有多少怨言。对比现在的中国与缅甸,这些打工者第一印象是现在中国的经济更繁荣,勐养镇居民的生活状况更好。可获得更高的打工收入、有更轻松的赚钱机会,还表现在到这边可生活得更加体面、及婚后子女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等。

在勐养镇打工的缅甸少女大多从事服务业,如在超市、餐厅里当服务员。在调查中,到德宏一家餐厅吃饭,饭店里就有2名缅籍少女服务员。大约15-17岁的样子。当我们要求一些基本的如拿一些碗、筷子过来的服务时,他们一脸的茫然,但是已经听懂了什么意思。且不知怎么回答,就自顾去取了。勐养镇当地老百姓说,缅甸人初到中国大部分人不会说中国话,也听不懂中国话,只有少部分人会听中国话,但不会说。嫁到中国的妇女10-20年即会听也会说。

勐养镇上小餐馆老板娘的弟媳妇就是缅甸人。嫁到中国20年,生有2个儿子。大儿子已经20多岁,在深圳打工,二儿子还在上高中。但是这个40多岁的缅甸媳妇在今年(2018年)还是跑了。缅甸媳妇没有家庭责任感。受缅甸文化的影响,缅甸媳妇也没有中国妇女的贞洁观。小餐馆老板娘说,缅甸媳妇,只要一个男人给她买点衣服、一点吃的,她就可以放弃现在的家庭,跟另一个男人跑了,而且随时更换。生的孩子也不要、不管,很随便、随意。近几年,中国人也不敢随便娶缅甸媳妇了,因为随时要面临着媳妇跑了,家庭散了的危险。缅甸嫁过来的媳妇很多都是非法婚姻。没有结婚证,过去生的孩子都落不了户。近年,孩子可以正常的落户读书。但是缅甸媳妇没有法律保障。只是要求办理“通婚证”,政府有登记。

勐养镇有登记的缅甸媳妇有 100 多人。这种只有“通婚证”的婚姻，在生活中需要面临许多现实问题，如身份、户口、土地、医疗卫生及子女教育等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使得缅甸人国家认同感无法继续加深，继而强化他们的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无法真正融入中国社会。正是由于这种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状态长期存在而又无法加以解决，才使得这部分人成为影响云南边境地区稳定与安全的重要因素。

岩五，缅甸傣族人，男，年龄 35 岁左右。在勐养镇一个工地上搬水泥，会说也会听中国话。当问及他来中国多久了，有没有结婚，工资是多少，对于以后的路有什么打算等问题时。岩五回答说来中国差不多 5 年多了，有一个 3 岁的孩子在缅甸那边的家，是她媳妇在照顾，期间他的爱人也来过中国他生活的工地，但是由于语言不通又回缅甸去了。当谈及他以后的生活时，他略有停顿，给人的感觉是他即迷茫又期待，他说，打算赚够一定的工钱就回缅甸盖房，重新办一次婚礼（缅币与人民币的汇率是 1:200）。他在工地里面的住房是最简陋的一个，手机用的是几年前的老式智能机，主要是平时用来听歌，与家人联系的，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节俭。据了解由于他是缅籍劳动力，他的工资要比其他本地的少 100 左右，但是他干活还是最拼命的。

象岩五这样的缅籍劳动力，他们在一个比缅甸生活水平高的地方谋生，因汇率不同，相同的人民币能换取更多的缅币，从而提高自我的生活质量，这是缅甸籍劳动力迁移到德宏本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不少缅甸人在中国商人承包的土地上干活挣钱。也是这个过程中，两国之间的人在劳工上有了更多的来往，许多中国商人成为缅甸小工的老板。当一些中国商人发现他们在中国境内开设的餐馆、加工厂缺乏人手或认为使用中国工人需要支付更高工资时，就顺势带回一些缅甸的劳动力在他们的工地、餐馆、土地或工厂里工作。在勐养镇工作的缅甸打工者中，在言语中并不重视中缅两个国家间的界限，在他们的观念中，他们和勐养镇的傣族属于同一民族，虽然国籍不同但彼此之间没有身份的隔阂，打工者和老板之间大多相处得很融洽。

四、缅籍劳动力跨境流动的思考

中缅两国劳动力跨境流动的现象很普遍。缅甸劳动力跨境流动到中国境内，有效弥补了中国边境年轻农业劳动力缺失的困境。同时，两国经济水平的差异导致地区间的工资差异使中缅两国边民都能接受这一局面。当然，缅籍劳动力如果非法进入德宏州各地打工，不断有中外“蛇头”勾结诱骗缅籍劳工到中国内地非法打工，这些人贩子会设法绕过边防检查站，将缅籍劳工运往内地，与境外互联互通，必然会有一些负面影响。一方面出现缅甸小工的犯法行为，如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通过“非法”途径进入，成为贩毒、诈骗、盗抢、卖淫等案件的高发群体，给国家边境安全稳定带来了隐患。另一方面，缅甸小工的社会权益得不到合法保护。他们的劳工权益、子女教育等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外出打工又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而备受限制，社会地位低下，生活压力大，容易受到各方面的歧视。这些因素使得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行为时有发生。如在 2017 年，在德宏陇川县发生了 2 起缅甸人因到中国务工，工头老板不按规定按时间开工钱，缅甸人用刀杀害了工头。此事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现在工头一般不拖欠缅甸务工人员钱，在使用缅籍劳动力时更加慎重。

近几年来，国家对境外务工人员的国际规范进一步有序管理。但对于大多数缅甸籍劳动力而言，各类证件在申领、使用过程中仍有许多不便。这就使得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缅籍劳动力是非法入境。政府从国家及社会安全的角度着眼，仍不能放松对这些非法入境并滞留劳动力的管理。

在勐养镇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当地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之后，大量缅甸籍劳动力的跨越进入弥补了农业劳动力的缺失。在相似的民族文化背景及相对宽松的边境管理政策之下，这些缅甸籍劳动力在勐养镇的日常生活并没有遭遇太多的挑战。相似的民族身份认同也为缅甸籍劳动力的社会融入提供了支持。但在中国要相对高的生活成本以及中国政府对境外人员获得合法长期居留身份的政策限制，也使得这些缅甸籍劳动力不得不正视民族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问题。

References

- [1] and Shaoying.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ross-border Ethnic Culture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11, P. 247.
- [2] Research on Dai's Cross-border Marria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ang Dan's Ethnic Identity: Take Xiao Shouzhai of Ruili Village as an example. Master's Degree Thesis of Yunna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in 2010.
- [3] Chen Xiaojing. Research on Ethnic Identity in the Diversity and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Needs of the Bai Nationality in the Han Community. Master's Degree Thesis, Yunnan University, 2005. P. 12.